

續耳譚

六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一	四	一	三
六	四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漢
三	書
三	三
九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33
冊數	6	(6)
函號	309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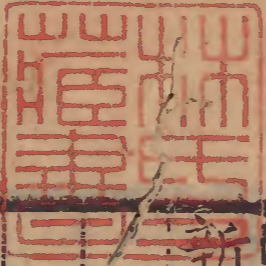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續耳譚

六卷

沈伯楚遇僊

辨僧寃

痴主簿

巨鼠

周娘子墓

雷丸

兩世寫經

牛角現異

天磯僧

產怪

淺草文庫

何兢復父讐

周腐儒

壅水全城

獨腕尼

五穀樹

奇對

女生鬚

臍出並蓮

紫簫

陸學憲馮孝蕪

邦贊戲僧

擇婿得兩會元

劉偉

不及試期

史御史

玉簪妓

馮蝶翠

坎三

鄧成十六變牛

劉偉不死

觀音示夢

陸世明

涯翁

况侯抑中官

王癘子

劉欽謨穎慧

周昂穎敏

張成雀

柳昂

風起文稿

人似魚形

女活佛

黠僧

水火稱毒

馬生角

程濟僊術

體玄逍遙翁

李茂元

范廣死復治家

趙洵善奕

唐文

愚頭生

雞卵鷺卵

于子仁異術

新建伯傳畧

尹蓬頭

赤肚子

十七字詩

蘇後湖

捉鬼巫

張道士

岳武穆祠

金籬張

黑廝

上梁日時

張孟介

趙重陽

寡居生大

猴交育子

弘治間異事

顧令却錢

張羅兒

少三兒

鍾鑿髻

牛師

白女

金德宣

李百戶

岳武穆秦檜後

史四

回道人食麵

陳十三老人

變婆

俞翺假銀買羊

王宗妾

朱某妻顧氏

易外郎婢

周文襄公見鬼

續耳譚

慈谿劉 忬

烏程沈 遴奇

沈 儼垣

撫東戴 君賜

繡谷唐 伯成

全撰

叅訂

校梓

沈伯楚遇僊

武陵孝廉沈伯楚任儋州守登北山真覺寺見一馬醉卧廊下伯楚思此僻地何有馬在且神采特異必非常人拱立俟之馬久不醒伯楚附耳輕呼馬大怒以手撲其面伯楚但遜謝問師來何為馬曰為行醫伯楚與語良久異之邀至衙馬連浮十大白而止時州判子弱疾瀕死馬往令扶起出囊針插入腦後片

時流黃水即能起坐又針頂穴即能掛足下牀又針膝能轉步
矣不數日全瘥又人生腸癰針腦穴腸盡出用利刀割去癰毒
敷以藥頃轉針腸自縮入癰遂愈又人失跌折左足筋盡出用
紅末藥擦上以手按摩良久足如舊醫皆立愈始知為仙居七
日療十餘病忽語伯楚欲行伯楚不能挽贈以金不顧出郭數
里忽不見伯楚傳得針法歸治病屢獲奇驗云

何兢復父讐

蕭山庠士何兢父為侍御時按浙者亦何姓將臨越蕭山令鄒
志遠迎之途適兢父盛駟從來令誤為按浙者長跽道左遂大
恚兢父誣以不法事密擬遣成佯召飲文牒預具至即促之行
途中令擦其雙目致之死兢傷父死非命以姑蘇王其其父執
也與謀報復之策王與寢同一室兢終夕不寐王試呼之無不

應王知其意堅遂夾輔之踰十六年志遠晉江西僉憲尚未履
任兢亦擦其雙目聞之朝兢與志遠對鞠鬻肱肉擊志遠肉
幾盡志遠曰汝何如歐父母官兢曰印不在手曰汝何如毆江
西僉事曰憑不在手志遠曰汝當念我八旬母兢曰吾父死吾
止三歲汝何不念我三歲兒志遠無以對坐無辜殺人論死兢
父冤得白

辨僧冤

臨洮一富家萬曆壬辰十二月廿一夜有僧投宿不許因棲後
廂之側有盜闖入携其資并負婦人而去僧慮禍及遂踉蹌而
行約二里許忽墮井則前婦先為盜殺投井中僧無計出天明
人捕去兢云僧見婦姿色劫而求姦不遂因殺之投屍於井問
官不能辨竟坐僧死呈監司黃公黃公心念僧既殺婦何故自

後井中是夕夢一婦人向公連呼好好三好好三次日公以閱武過塘巷見人家門楣上大書好字蓋其俗每新歲書好字舊書者參差影出連見四好字又掛一牌云何麻六打鐵公猛省夢中云云果即此人耶命擒去果殺婦賊也一詢即伏前賊猶在僧寃得白連仲子談

周腐儒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句則欣然自快昔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為閑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一士人欲戲之一日騎驢於路見朴柰故掩面吟朴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

士促驢而去畧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我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領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連仲子談

痴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昏愚不肖世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為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蚕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蚕何如令曰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但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給之曰有倭子在外不可出遇 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握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壅水全城

隆慶間廣平淫雨浹旬山水暴漲浸入東門城中男婦噉號震動天地俄見城上雲霧中關公一脚踢倒城門樓檣填塞水頭

城不得陷

巨鼠

河間士人丘仲驥讀書雲樓僧舍萬曆庚子夏夜已闔扉寢矣忽聞啾啾聲出自薰籠下驥啓視見巨鼠如小兒起立即伏劍砍之連砍不中鼠踞地作人語曰予歷八百春秋矣君能活我必有以報君驥異之為木桶置鼠日啖以脫粟有問輒應凡未來事即能前知遇風清月白人靜時悠然而歌若絃管聲驥曰汝既聰明解事能文乎命以題即口誦驥握管書之斐然成章日鼠為易義驥出示一友友大駭曰此予數日前作何以在也驥給曰此予所為爾何攘為已有蓋鼠已成祟能窺竊人也驥將秋試多番飲食扃門而行及試孟義鼠曾為之驥矢筆直書與別卷雷同不錄緣孟義亦他人作而鼠所

竊也驥垂翅歸鼠已先期遁矣是不知何怪始以狡全身既以敗匿跡夫亦怪之黠者歟徐惺字談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賴兵楊炯陣亡訃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為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執不可姑利厚貨潛許之萬曆庚子六月豪家來娶姑逼使并輿柳大詬曰奴子無知犯我我豈為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佯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踞向天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為人汚矣即引利刃斷去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為比丘尼王孩之談

周娘子墓

萊州士人傅稚成遊洛息周園之捫月軒傳散步誦洛神賦不

覺深入相近內閫周女名秋鴻者以採茉莉花相遇微笑稚成
以為悅已日夕想念至齋寢食女父亦稍覺以生丰神灑逸將
有配生意第以母服未闋期以明年八月來諧婚焉生不浚已
而歸女憂思成疾不數月溘焉化矣其家葬之二十里外馬首
瑤新所生以明年五月入洛至馬首塢已黑昏就一舍求宿頃
有人出生詰以何地其人曰此周娘子墓舍生寢至夜半忽一
女子雙鬟縞服冉冉而前曰妾秋鴻也僑寓於此思君無聊圖
一會耳相與縷至曉女曰妾慮人知從此別矣生疑訝急至
其家知秋鴻死已踰年蓋魂交云此萬曆戊子事祝去病談

五穀樹

金陵有丞相府國初胡惟庸舊址也有樹名五穀樹一樹而兼
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其年黍熟則樹

樹生黍葉五穀皆然沈觀願中丞目覩者

雷丸

淮西士人楊緬中年得奇疾每發言腹輒有應聲未幾其浸
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
過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緬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
雷丸丐謝曰某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竟不肯服後數年
緬復至長汀見前丐尚在張禎父談

奇對

武進王文恪公六七歲時寄學于舅家一小婢送茶王戲以手
握其手後為人查舅出對云奴手為擎此後莫擎奴手王應聲
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又世傳朝登箕子之山危如累卵

宿夫人之館安若泰山

兩世寫經

西陵高麗寺僧永明形貌頎秀甚嚴戒律嘉靖乙丑歲浣圓覺古本日坐一室援筆書之未及半溘焉化去隆慶間三衢王氏子名童燦者數歲口誦圓覺朗朗問之亦不自知年十五偶隨父至高麗見壁間永明象酷類己因詰永明行徑知有未了經索閱之死然手澤也遂悟前身為僧因竟其書真出一手請之父曰此吾故址兒愿留此以脩淨業父不可歸家數年父卒為治定事一日負瓶鉢飄然不知所之仰和之談又太原進士華人幼能讀番經恍惚前身為西僧二事偶同因並紀之

女生

弘治末應山女子生髭長三寸餘又吳人卓四者商于鄭陽見

王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鷄肋載唐李公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炒木子載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詔為女道士豈陰陽反覆事古亦有之歟

牛角現異

慈谿張謙中嘉靖壬辰進士居鄉仁厚好施尤惡食牛嘗為文以曉諭閭里一日過于市遇屠牛垣牛望張來兩淚淋漓長跪請命張哀而贖之歸券于座數年死復理之後有孫諱光裕者萬曆壬午甫十九歲試子鄉分考方楊悅其卷呈主試者主試謂平平爾欲裁數四忽見有二大牛角橫于卷上主試大異之遂以殿人咸謂葬牛之報云

臍出並蓮

成都浣花溪左相傳虞學士故址人居稠密鬻紙周奎女甚嬌
艷所居樓臨池隣子周大澤隔窓凝眄目成火之速于父母不
得連後女因賣翠媼密期太澤以布挽之而上一夕失手男墜
水女執短木赴水救之水深俱溺死時閩傳以為逃也池素不
植蓮踰年忽生並蒂蓮鮮妍特異又無片葉人皆駭之俟水乾
去淤泥一二尺見二屍合抱側卧連俱出臍中合為一本情欲
之感幻異若此昔稱思婦剖心樓臺見影要不可謂誣也萬曆
庚子夏事嚴起鳳談

天磯僧

湖州霞募山天磯僧少鬻身為人執掃除之役輒嘆曰此但能
驅地上塵不能去心中塵主以為法器聽之祝髮為僧遂屏俗
緣一心證道事能前知萬曆己亥冬黃昏時呼小住持曰今夜

有人至當具十三人炊并設盂筋如數衆咸竊嗤未信頃又云
可開厥貯粟一囊候之至丙夜有盜十二人各携一囊至僧曰
爾等憊矣盍啗飯然尚有一人不至何也蓋一人以探望後至
食畢僧曰爾等欲得粟耳茲固檀越所施即以施爾衆可也指
以粟處任取之後至者曰余囊遺于路柰何僧曰吾固先貯以
俟令肩之去群盜出門誠曰大路有虎須從小隘處行群盜相
謀曰若預知吾輩來必于小路暗筭吾輩遂促大路行果有虎
搏一盜去衆皆躡伏若迷次日為巡者悉獲藏經云定能生慧
天磯少不習梵字定後輒解予每聽談說般若與吾儒墳典言
下即了又繪大士羅漢像極盡神巧則此第小慧耳

紫簫

毘陵沈暹之子甚喜品簫有紫玉簫携與俱無間寢食自號鳳

簫子簫側因刻鳳簫二字精神悉散于此因勞成疾年十九而
亡父痛傷以簫瘞棺傍後清浦陸坤家子亦自幼品簫一夕扃
戶將寢矣見紫衣童子蹣跚而來以為鬼也叩之忽不見晨起
一紫玉簫宛然在几上有鳳簫字大喜以為吾好在此而神援
之其事開傳進之嗟異買輕舸往偵焉見陸氏子形貌儼然已
子遂大慟詰其所生時日與其子死時日同索簫觀之即往時
瘞棺傍者也遲之因以甥女配陸氏子情好甚洽予叔汝藝談

產怪

歸安學齋夫某妻娠十四月萬曆丁酉五月產一物兩面皆具
眉目口鼻又生四足甫離腹即能行頃之行如飛共撲殺之
觀者雲湧予友嵇山甫目覩

陸學憲 馮孝廉

學憲陸平川公若上人也應舉時聞者將陸卷批稚作二字擲
之地是夜隱几而卧恍見綠衣小兒亟拜不已視之无所有如
是者三聞者異之謂此必有陰德遂將稚作改雅作果得雋又
萬曆庚子浙闈攜李馮鑑卷主司閱而棄之夢一儒服者長跪
哀懇復閱又棄之亦三懇始錄二事偶同因並載

邦贊戲僧

慈人有桂邦贊者善為戲言言不經思必令人笑偶入郡而返
遇一僧于道僧問曰相公何來邦贊答曰從府城來僧曰有新
聞否答曰府城東大門被脫去了僧問曰誰脫即答曰賊秃賊
秃越鄉語秃與脫同音

擇婿識兩會元

越有著儒管姓者善丰鑑居介姚江慈水間生一女謂其妻曰

予女異日當極貴第婿未有當意者乃遍訪于慈得袁煇于姚
得胡正蒙歸語妻曰二人皆大魁之器第胡有子而爵位則袁
更顯妻曰試從其顯者竟以女妻袁後袁與胡俱中藥榜第一
而袁由昂甲入相果乏嗣胡以常伯終有三子云

劉偉

劉先生偉者曾為侍御為兗州守卒于官大司馬韓苑洛翁時
為某縣簿實主其喪事或云劉乃不死往往見人間翁不以為
然後叅藩山西衛經歷某亦翁鄉人也朔日叅謁不至詰之則
云夜因劉先生過訪旦遂起遲耳翁問劉為誰曰前兗州守也
翁大駭異言之方伯蔡公命與偕來既入見即握手縷縷道平
生事且曰子昔癯也今肥矣又曰子記彈琴時事乎我過而翁
家殺鷄為黍命子撫琴子為渾昭君梅花二曲今忘之耶翁曰

然即席惟飲酒肉食皆不御明旦清戎察院聞之曰異哉故臺
長也亟遣使招致之遂不知所在徧境內物色卒不可得

不及試期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于盥器其僕拾
匿之越旬日以告士人驚曰柰何以我故使彼骨肉相傷乎亟
反其一僕曰期迫矣姑俟試畢而後返無已我其獨往乎士人
不聽親往而歸之環因再拜謝過已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災
於鬱攸入試者死且大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史御史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
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
芽搥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

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

○王簪妓

王其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為業與妓者唐王簪交狎唐善歌舞雜劇事其曲盡殷勤為之迷戀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封號人稱鼓樓東殿下者以居址雅好音樂聞王簪名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畀其姥遂留之某悲思成疾賂府中出入之姬傳語妓云倘得見一面便死無恨盍亦求之妓乘間為言殿下首肯且戲云須淨了身進來姬以告某某即割勢哉絕越三月始痊上謁殿下命解衣視之笑曰世間有此風漢既淨身

就服事我某拜諾遂使王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而已殿下與貲千金歲收其息焉是事無足書書以發一笑耳

○馮蝶翠

洞庭葉某高于大梁春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追凍餒為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階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生計葉戀戀不捨隨罄其貲仍傭于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福利倍又賤藥至揚州數倍貿易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

妓之行能無愧乎

坎三

湖廣棗陽縣主簿坎其真定人也一日命匠人其修馬櫓至晚
還家其子問何晏也匠語之故曰得非真定坎三耶父驚問何
以知云兒是彼隣王三也坎選官時借我銀三十兩彼處關王
廟鼓亦我出錢造者家有祖母母親及二子猶憶穿藍紵衣乘
馬何乃在此餘皆可置獨念阿母耳匠往報坎坎云王三者死
數年矣借銀造鼓事果有之即召此子至首問母安否坎答以
無恙與坎道其前生問身後家事甚悉時吾鄉朱紳為縣令親
見此子年五六歲矣

鄧成十六變牛

金壇縣建昌園有鄧成十六者正德中長鄉賦其鄉小民貸其

貲鄧重利取之至破其家已而鄧死期年見夢于子四吾以刻
剥某甲事為陰司所謫令作畜生于其家初為豕見殺今復為
牛數月矣昨得價若干并母賣與鄉人明晨來當牽至某橋下
汝其倍價贖還庶免于苦也其子汗洽而覺白其母母夢亦如
之大驚亟持銀待于橋下果有人牽二牛至問之正買諸某家
者價亦如數遂增價買歸置之密室中飼以秬飯夏則紗幘帳
之事如生時其犢始至即游行園窖間若巡視者東作時至田
所為一佃僕痛鞭曰汝死作畜生何復管吾輩耶是夕又夢于
子曰某人無狀嗔我大被鞭策汝為我懲治其子遂笞其僕而
逐之

劉偉不死

劉偉者陝西朝邑人為御史陞兗州太守卒且若干禩矣忽往

來于山西省城人呼為劉御史或為具飲食即啖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諸公皆知之劉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為參議語蔡憲使天祐曰劉公吾父友也吾少常見之死久矣今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蔡曰嘗遣人要致之一承差在傍曰非劉御史乎某識之矣遂令往劉聞召即至二公先待于布政司劉戴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君契闊多年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劉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于吾所知者則子不知也令弟三哥邦靖曩官于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君慎言之吾將有以告因握韉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洩也還坐衆問之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蔡曰然則視諸同僚誰先陞曰子問誰先陞即子先矣時僉事張其忽發問曰公既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朱幾蔡陞都憲張

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傳令傳語這番真个死矣從是不復見于山西云

○觀音示夢

嘉靖間荆王夜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脩飾立碑記之

○陸世明

長洲陸世明俊材藻思聲稱藉甚舉于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

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倘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窓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月正中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明欣然易之先君幼善屬對錢漕湖先生秋日過家指庭中樹曰秋聲在樹鳴金鐵先君即對云山色當窓罨畫圖謝樂全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日上先君應聲云錦繡羅于胸中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看兩客對奕飲酒象孫謂客曰圍棋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對先君云何不對坐漏觀書五更五經他若臣作股肱耳目對予敷心腹賢腸五事貌言視聽思對七音宮商角徵羽此類甚多不能悉記是時有蔣燾者年十一

為府學生遇 聖節赴玄紗觀習儀巡按某御史見二鶴飛集三清殿命之屬對云三清殿上棲雙鶴燾隨應以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嘆曰他日人中龍也後燾竟天歿惜哉

涯翁

歐陽中丞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為衆奏 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適中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子書二絕于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克老世間安有四餉

况侯柳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自入我 朝魏公現以文化為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况公鍾焉公

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後禮部同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于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鞵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父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人居焉由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宦尤橫至縛同知卧于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為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

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宦于驛拜下不答歛揖起去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驕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懼內官之患也然况公為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為謗故又抑遏不迁至九年復留為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厚則皆其變之也至于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

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王癘子

王癘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初謁大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出木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十眉目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童子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太奇之速北歸公命諸武胄餞于海上贖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起謝曰銀在特相戲耳乃復出諸袖中衆益以為奇 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典巨璫王敬同往江南采办所過括取金帛古玩誅求无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時以中執法巡抚南畿按其挾左道惑衆 上海而竟斬之傳首江南敬亦竄逐人心稱快

劉欽謨穎慧

参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遇雨避于染肆有簿籍公閱之則染帳也少頃晴霽公去未幾染肆回祿諸嘗以衣帛與染而取之者百輩紛競多寡莫能決公聞為楷書一帙昇之毫髮不爽其穎慧如此

周昂穎敏

嘉禾周昂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為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從公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仲慕伯器名東謁公曰聞有周昂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為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吾從未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功為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羅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

文者甚衆卒藉此以為生涯又以羨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
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
信手與目毫髮不爽成化中雁回祿詩文稿一無所存周蒙被
而卧數日忽起書釐為一十二冊不下數千百篇不惟無遺忘
而前後次第亦不紊嘗為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
記卒時年近九十云

○張皮雀

張皮雀蘇衛人嘗為胡風子僕從胡術竒妙日賣雷于市市童
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于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
久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鬢髮不冠亦頗顛駸
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群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
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昇吾往况曰俟有雨當昇而還張曰諾

翌日結壇於義役倉有司列俟張索酒數十鉞飲盡斡卧天無
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
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
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
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昇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
自刻小像甚肖刻既即卒像今尚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蓬
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傳其得屍云

鄒昂

吳鄒昂富甚舉家入粟拜官昂子璇與璣璇仲子鏜皆七品散
官昂侄海與璇冢子鉉皆蘇衛百戶昂卒璇頗驕橫璣早天妻
李氏年二十貌美媚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奉其姑與居不踰
戶閤歲時祀祭亦不出惟遣婢捧璣主入院相對長號其人賢

之城有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之免李嫂往諷李聞蒙被卧不
應嫂愧而去後嫂以他事至李亦閉户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
李年近五十矣天或鑿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依也時
璇與海亦卒家漸落鉉視璇益橫嘗被酒毆死其隣朱某揮金
如土僅以身免又律訟輒敗與鎡皆嗜飲博由是囊貲空乏
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鉉妻閻又不以道濟之間謂鉉曰寡
孀卧室內聞有瘞金盃取之鉉曰善鉉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
謀翌日妹與閻往省李李歛番抵暮而散忽報李死吳人咸訝
而悲之鉉遽火其柩既乃與閻宦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
閻死鉉母死鉉亦死鉉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柩同殯一
堂鉉子魯貧無力葬售所居葬焉魯今累、無所棲止孰謂天
道果遠耶

風起文稿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
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掖下騰公卷于雲霄中廷臣與同試
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于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楮
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于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人似魚形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
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女活佛

里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
慕之者以禮聘為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文義通曉
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何償女曰必有施

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說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昇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偈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齋香幣未拜謀事者坐以妖人惑眾收下錦衣獄雜治之无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抑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黠僧

黠僧德藐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頂若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知為藐也尋丈墻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皂皂行市中誑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仆愈重嘗于廣東寄居僧德

樞兵歐公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藐狀遽呼為與子大為藐所窘辱旗牌白歐歐遣勇士數人持挺逐藐于僧舍外藐不知赤手出群鬪擊之藐佯求免擊者少怠忽躍致一挺運轉如風傷者過半眾知不敵棄杖伏地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藐功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叅公于廣藩目觀其事為予之言

水火稱毒

天竺國人性稍急志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政教敦質風俗猶和凶悖之人時虧國憲謀危君父事迹彰明者幽于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但不齒于人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劓鼻截耳斷手削足或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輸財贖罪而已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若拒違而犯耻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

法凡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令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熾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低石裝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為常法

馬生角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伐之謀其應明矣

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見于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宮書云太白八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于日之東方而夕見于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敗而其所占亦驗

程濟仙術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慕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得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文皇過徐

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曩者之發。蓋禳之也。

體玄道遙翁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奧。猶唐之稱社曲也。敬幼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即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携而入。

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燎溫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者。脩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道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

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帽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將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日必不能還矣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

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泔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兩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兩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閔字道遠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隣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隣匿之墻中閔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事稍解僧服髡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
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潘道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
道時為秦理椽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
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頌
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黨禍將不測閻自疑將逃去京兆
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
者一切不問釋閻罪以為滁州叅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
極上疏言燕藩宜遷徙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
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
姚廣老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愚謂閻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盧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

同日語然始末大畧則頗近之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
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閻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閻之生
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于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
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李茂元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原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
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
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
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洛於故華清宮溫泉其
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
動浴罷登輿檐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
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

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即其後終陝西僉事。

死復治家

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訓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自處分家事，畢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饒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詣，武進縣有公差一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贈，慎弗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

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柰何欺幼稚，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棄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畏，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瓊舊嘗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

趙涓善奕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就問之，二女子稍為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為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為敵。乃以意授兄子涓，涓僅得其槩。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郵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皆以棋知名。詩入供奉。憲廟初，涓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盒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扣頭啓盒。

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洵曰吾以棋取上寵顧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料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君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洵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洵詐敗樓叩頭啓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帝初意欲官洵竟不洵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洵分數視洵始高下益懸絕矣

唐文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過令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一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

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旦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下石牀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甚閑靜文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省文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子即文曲星之精往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斗故子蒙塵下謫今蓋八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夙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年亦不下三四十年但子下謫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于天

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
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
報之矣女子咲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
將柰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疇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
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
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
戀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牽牛矣特貫索纏牛
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去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
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父請于天
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子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
雲手捧雲掣拽之成錦悅長丈餘輝光燦爛覆文身視之目眩
忽女子上樹杪文驚異呼寺中人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

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章備記其事及為長歌遂刻石
寺中云

鬼頭王

南京王指揮敏初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寧買一妾色美
而賢內外宗姍咸愛敬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
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部運北上懇請其外
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
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愈嚴肅子戶晨省立於戶外伺
其自出然後敢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坐帳中持
鬪髻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鬪髻加頸不及身首
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呼其子為鬼頭王

雞卵鷲卵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雄鷄生卵縣令不肯信縛鷄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鷲卵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沉觀者日衆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其中皆水更無他異焉

于子仁異術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遣卒持牒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瘦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人悉以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納之後居家不自韜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櫓或音樂供帳無人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闕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峯道人父嘗藝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傳畧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予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卧內挾予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

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
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刃下不亦難乎二校
曰諾即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
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空室中
予從牕謂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
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牕隙與我紙
筆予為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
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
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
泣子胥其二曰敢將世道一身擔顛被生刑萬死其滿腹文章
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慙消流裨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齒談
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曰皇天茫茫降

殃之無憑乎宵莫知其所以予誠何絕於幽冥乎羗無門而罔
訴臣罪罪於君兮無所逃於天地固黨人之為此兮予將致命
而遂志委身而事主兮夫焉吾之可有狗聲拆以求容兮非前
修之所守吾豈不知直道之殞軀兮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
朝夕兮孰顛沛而有忘上穹林之杳杳兮下深谷之冥冥白刃
奚其相向兮恍予視若飄風內精誠以淵靜兮神氣泊而冲容
固神明之有知兮起壯士於蒙叢奮前持以相格兮曰孰為事
刃於貞忠景冉冉以將夕兮釋予之顏宮曰受命以相及兮非
故於子之為攻不自益以免予兮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
予誠愧於明哲保身兮豈效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兮固
將溯江濤而上征已矣乎疇昔之夕予夢坐於兩楹兮忽二倅
來予覲曰予伍君三閭之僕兮跪陳辭而加璧啓緘書若有觀

兮恍神交於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兮子奚不來遊於溟海鬱
予懷之恍愴兮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命之從兮孰君親而
忍指嗚呼噫嘻命苟至於斯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為常
兮予非死之為難也沈陰壁之岑岑兮猿猱若授予長條虺帝
闕而簸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亂曰予童顛知罔知兮恣狂愚
以冥行悔中道而改轍兮亦俵俵其焉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
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生兮忘予力之不任天之喪斯文兮不
畀予於有聞夫此心之無護兮斃予將來於孔之門嗚呼已矣
乎復奚言予耳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雍以穆反乎
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 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
沈一姓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紙尾又有篆書云陽
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

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
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
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士子聚觀前詩辭隨毀於衆人之手有
一士子與其弟同舍息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併得二詩其序
則但一過目不及畢錄而群手至矣前序畧蓋寫其意予為點
竄數字令成文可讀今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
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夕漂至漳州
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
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
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
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皆有畱題其說甚
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

尹蓬頭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自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未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群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

間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眾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為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脩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眾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王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為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葬

赤肚子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觀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瓊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荅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須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憲廟封為太玄真人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薦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十七字詩

偽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于亡丁未春伏誅于南京風乾蔡葉之屍于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斃後竟驗焉

蘇後湖

蘇後湖養直高隱文學舊所知者近見曾端伯編本朝名士百家詩選各為傳引述養高死甚奇漫錄其槩云養直事佛甚謹深契禪說又得養生之術三年前盛夏與客對棋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炁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疑遲問道人道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鍊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還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

後食蜜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服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更生髮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為惠州太守天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畫工齋潔冥想以其意為黃真人像畫畢則宛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為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真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屍解者乎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為某捉鬼嘗為人送鬼自持咒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

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呼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設酒以謝自是無日不來必欸飲所費浸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饌堆積滿場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隣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為怪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日忽所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

生所寫做書累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群兒奔入告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猙獰在場上逡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着紅將軍立場間指揮紅衣人將諸鬼一一碎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搶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于水入便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者粹我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数十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槩從父宮

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畫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祗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遊行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為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于公曰某棲托于此屋宇傾圮華公一昂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創揖而去遂寤連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摧剥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廩倍勝於舊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玩以為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過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乘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犬糞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番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回顧惟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

名猶來杭剝金一旦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求觀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惑眾張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上亦為喑喑張索紙剪為一舫置之冰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中倏忽轉向岸中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

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耳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門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收下吏父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為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洩吾名懼不為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愠歸以語鄉人

相率援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享遂絕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長不數歲藏鏹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張孟介

湖州張廉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之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

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盼婦不能惑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趙重陽

常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汝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貨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預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詈為發其事夫忍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

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懾謂子器曰君知所以示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必至矣子器大悟二加嚴刑始款服少時大雨如注閩縣歡呼以為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殺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劫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款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辨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為內援竟以盜辭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憇是日天色清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為奇異之事由此觀之天道甚迥可謂茫乎

寡居生犬

溫川府關人費襄其母寡居忽有娠及至臨期產四犬子而其母亦隨死

猴交育子

弘治間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群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果為糧或盜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為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之乘群猴出遂携子逃歸夫家邵氏乳史太守兒後隨至洛親覩阿周母子

弘治間異事

晉門外韓氏母承生子豕身人首又常熟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俱弘治中事也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寬家母承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十八年冬吳中地大震產白毛又雨粉點

顧令却錢

顧先生瀟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為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張羅兒

弘治初汴城張羅兒家

歲朝具果餌供祖越兩日

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伺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張急起迎
狐狐忽變為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飲盡設狐喜云吾兒
孝順為之盡醉遂番不去凡有所須必為致之甫三歲貲盈數
萬乃構廣廈長子納官典膳次子為儀賓富盛既久張忽念身
後子孫若慢狐必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窓隙及物空中
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誘狐入甕閉置
湯鑊內益薪燃之狐呼曰吾有德於君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
必殛之乃公閱歲三百今為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家失
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酗酒殺人斃於獄又明年闔門疫死人
以為害狐之報云

少三兒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少三兒通法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

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
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即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
至不現形但響嘯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
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某叅政之
妻患血崩眾醫莫能瘳病危矣叅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待我
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九云井水
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二九疾已全愈叅政乃來稱謝
以察之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矣叅
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吳蘇李元璧客于汴病喉勺水不下者七
日矣求狐治之以黃金一兩為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九
服之即瘥其神效之速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
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怒下之

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鍾髻髻

鍾髻髻者乾州人隱于終南山有遁法都御史張泰聞其名召見欲受其術不從乃遣還時大雨左右欲以蓋送之張公咲曰不須也鍾徑衝雨而出倏然弗見使人往覓以果核室門尚扃而鍾已在內衣裳了無沾濡出携果核入房身忽又在外莫能測也時與諸生共行至乾陵諸生戲曰先生有奇術盍試之乎謝無有因強之握土一塊遂不見諸生至城門則見鍾卧其下曰君輩來何遲也吾寢一覺矣其幻化若此

牛師

鳳翔有牛師者莫知其年歲鄉里老人云兒時見其狀若是至今猶不改觀顛如嬰孩冬月不挾纊士子數輩欲因之大雪中

俟其過要與立語踰時雲深尺諸生皆不堪而師畧無寒態當其立處丈許雪不凝積平生徒飲煖每入城城中數十家爭延致之一時食遍不云飽也居城外故密中一旦卧疾謂其弟子曰吾病思戍肉所蓄黃犬其烹以飼我勿去其皮弟子如命熟犬以獻師食之都盡曰吾病似愈矣可為我具浴坐浴盤中弟子益薪而去湯沸而師不起爛其半體弟子至亟扶出語之曰吾不覺也潰而成瘡臭不可近弟子厭苦相知問候者亦不敢入門因嘆曰吾乃為人而惡若此耶起易新衣去床褥積汚曰可扶我坐坐須臾而逝時正德某年四月十五日也及是月二十七日有人持書至云十五日者見師于其地令達此書于弟子格之真手書也後衆自他郡還者皆曰見師牽一黃犬在前言為化去不死矣

白女

白女者娼也。與吳人表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姥曰。葬吾。須吾表即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姥曰。嘻。其是表即未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即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節為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

金德宣

南濠金德宣。正德初。販豆麥于楓橋下河。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髯。金默異之。揖客共飲。歡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許墅。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舁雙筒出銀二千并一簿授金。曰。荷愛長者。敢煩派此于機戶。金

視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為。曰。身是秦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已秋杪。屈指計云。往探姻親。宦閩者。初春到吳。幸預為督成。及期已織完。畀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劫貨將盡矣。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中坐衣龍袍者。惟言搬却大船來。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趣解縛。一行人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即向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群盜曰。吾自賚若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還之。尋語金云。乘舸浮海。未嘗沿江。昨得一妹。趣便風遊行。不覺至此。殆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壓驚黃金一錠。眾詢知其故。皆曰。某等數千金。劫去因君。後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峻却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眾乃止。金從此不復為商矣。甲戌歲。以解戶如南京。遇諸

途盜問其寓所云明當叅候是日盜與某都督飲博巡江察院
潛訪擒去金惶惧累日聞杖死始安

李百戶

正德初徐州李百戶以酤為業一日有人負兒來市飲食年可
六七歲矣李疑為盜兒者問兒從何來其人曰此吾主翁子也
自任所回覆舟死惟卽與其得生流離至此李視其貌秀美曰
予無子肯嗣我乎其人幸甚遂畀之銀二兩去畱是子從師讀
書又買一童隨侍父之有擡大士像擊鼓鉦求施者見兒抱哭
願謂李曰予陝西人失兒兩載餘矣自北而南物色不可得乃
假募緣到處引童子出觀冀或相值今何幸得之公家李語之
故亟更衣登拜曰公收育吾子非常恩也啓囊出白金二百兩
餽李曰周流日久止餘此耳未足為謝將兒去後遣僕夫馳贈

五百兩又為買邊功授錦衣衛指揮蓋其家貲百萬僅有此兒
故報之若是李之任數月即移疾歸安享富貴終其身噫語所
謂倘來之物非耶斯亦奇矣

岳武穆廟後

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岳武穆廟遂巡弗果將
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
無愧神明往謁何傷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
門即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為所親言者

史四

涿州史四素無行在別墅姦其隣人女長兄聞而撻之百餘逐
歸死于途家人不知也見其疾趨入門妻在室將產亦云卽已
回頃忽不見隨生一男面脅皆半青方疑駭而史凶計至矣昇

屍來家其面與脅皆半青與所產之子毫無所異乃知即其父托生也

道人食麵

吳城東有回道院中塑回道人像隔牆賣麵家一日有道裝者至食數盞麵趨入道院顧謂主人曰來償汝錢隨使童子索之眾道士云今日無人外出吾院中亦無有外來者安得有此童子尚不肯信忽仰見塑像指曰此即前賒麵道人何嘿嘿耶眾道士仰視其唇尚有麵在為之駭異神仙遊戲于域中其變化不測若此

陳十三老人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卧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見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

街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姥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杖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即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作惡虎聞之緝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眾視之即人手老人也

變婆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螃蟹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為虎啓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為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為所抱持以瓜破胞飲血人呼為變婆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假銀買羊

俞翺者中書族叔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月至常州貿易經賣羊家欲以銀壹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翺果矚其夫之亡也以壹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至七月間翺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翺尸上遠近快異其事天彰明威以警人如此

王宗妾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值忽報其妾為人殺死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驩何為殺之拷掠

累日終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時後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舉稱神明一時聲振都下

朱某妻顧氏

北門橋朱某妻顧氏每夜有巨人来共寢日漸羸憊家人語婦云取其佩戴之物斯知何怪矣婦俟與交時拔其頭上一件藏于席下明視之乃紗帽展翅也朱驗至土地廟中判官正失此翅具報兵馬司轉申刑部問判官杖罪一百成招拽像至中衢杖而碎之中有血水流出顧氏得無恙

易外郎婢

長洲易外郎。巳亥年家中怪作所藏穀核嘗移置他所罄之。但聞空中云我食某人矣。時有大磚擲下。然終不傷人也。媼家曹某至。戲曰若能取我帽乎。言未既。帽忽去。頂空中曰汝信乎。曰信矣。與之索帽云在灰堆上。可往取之。果然。易未如之。何聞杭州某道士有異術。致之求治。道士曰是鬼物也。憑陰人為祟。君能棄之否。易曰妻女之外一如法。昔道士曰定是君家奴輩。遂書符化之。有婢在厨下。直飛墮其身。曰即此人也。亟鬻之。斯無患矣。易呼婢問之云。有一人夜夜來與人同睡。且戒曰吾與若好也。倘泄于人。將不利汝兒。恐故弗敢言。易即賣婢與某甲。而怪隨擾其室。乃以婢歸其母家。後不知如何。

周文襄公見鬼

正統辛酉秋。巡撫周文襄公赴京議事。挈予同去。訪先師魏少宰。回途至夾馬營。晚涼與其家子仁俊在船面待坐。文襄見兩岸石柳敗露。忽語予曰。若曾見鬼乎。予曰不曾。文襄曰。吾曾見一鬼甚奇異。蓋吾鄉廬陵老儒周尚山之魂也。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于宣德二年。魂忽附于翰林脩撰尹鳳岐之次子。求見諸故舊。於吾尤切。出言成章。詞雖俚淺。而錄之者筆不能及。又能言人禍福。尹公專請諸公相見。欲釋此事。吾時為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雲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四人同往。但見此子緊閉双目。面壁而臥。口不絕言。何執牙牌叱咄之曰。甚麼人在此。無禮。其子微笑朗吟曰。諸公衮衮盡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如何問我是何人。謂吾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

相請不輕來胸中無限不平事要與從容話一回又吟曰昔年承著尚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久在泉臺樂耽玩天葩端的吐奇芬又云深厚雄文見遺不曾致謝吾曰令郎已送布四端即曰此土布何足以謝雄文高吟曰蠢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抑菴為我述行藏東里與我作墓志并諸公哀挽之作萃成一集煩公序以冠其端吾曰先生今亦奚用哉荅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一勅命即在地下誇耀于人又高吟曰尹公勅命得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就呼何繡衣如何失信不送鳳陽墨與我何曰我在鳳陽回先生已捐館故不曾送即訝然曰你欺心你欺心你在鳳陽回我方有病因老劉有事故不踐言遂吟曰百煉玄霜出鳳陽君曾許我

助文房今朝竟發欺心語巡按回時始卧床曰老劉何為得禍遂叱曰老劉好兒子假如你在浙江巡按回送他二織金段子他何嘗得來又吟曰君在浙江巡按回織金段子送都臺如今却說劉公過此口煩君再莫開何曰先生你曾央我一事荅曰有表弟王某為學官為進香科歛盤費以我面皮不曾責打也鈕他一箇徒罪復為何曰你央及我的事如何何過之曰你又央我一事荅曰有張姓者因我死了不曾輕恕他復謂何曰你央我的事如何蓋因織金段子一事切中心腑恐世他事之短甚難回言吾随沮曰尚山先生不必窮此事一向在于何處荅曰我平生不曾信鬼今日輪到我做鬼方才知有這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之光能及物月之光不能及物吾問何故曰譬如一件濕衣服晒在日之下則乾月之下不能乾又

問之曰世間多少人死皆無靈異惟先生靈異若此答曰君獨不詳月有弦望晦朔故鬼亦有靈爽寂滅之異也遍問諸故舊且挽南雲手吟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振由天又吟曰縉紳知已滿朝端摠是相思會面難此位即官不相識丰姿絕似鄭天官蓋鄭天官有事不得來因遣其弟來致意以其目前不曾會面而起疑似之言南雲問曰長史先生當如何答曰在京堂上前程萬里吾問南雲如何答曰也是在京堂上隨問何繡衣如何答曰我不說我不說蓋憾其初叱咄之意強之曰也是在京堂上微云可惜可惜衆莫能喻其意正叙話間忽厲聲曰尹公尹公我借令子聰明以發我平生不平之意何故說乃於吾兒而見殃衆愕然未知其意蓋尹公以吾輩三四人采聊致小祭作祭文遣之文中

云既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鄉吾于汝而何負乃于吾兒而見殃然此文尚未終篇脫稿書房與叙話處又隔遠何遽知其然耶衆皆竒異吾問曰先生欲何為答曰吾無他惟一念不忘故舊欲與一會耳尹公以鄉里之故持此相累可於某日備二十桌盛席延諸公更煩長史先生為主人會訖則去必不見殃於其子也取紙筆來為吾列諸姓氏首東里次抑次鄭公次吾何得第十三尹得第二十三其子得三十七末席言既其子齣齣而睡移刻即欠伸張目驚見吾輩在坐起與為禮問其所言懵然莫知也至期諸公畢集惟東里以事不赴其魂又附于此子稱吾為主人備談舊事盡歡如散從是降神之事遂息子因進曰得無尹公家之不祥乎文襄曰何為不祥此子其年中舉予驚異其事詳記之心中幾五十矣惟何公可惜之事不解

後聞何公以吏部尚書致仕在家其子喬新為給事中與張真人結姻真人被其叔母起京奏其違法有旨抄提給事洩其語真人逃竄有旨窮究其事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者為此也弘治元年三月望日述

